

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夫道視之不見也聽之不聞也搏之不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情求妙而至妙神而至神惟聖人心得而知之矣聖人心得而知之也以道神妙深微而廣後世不能知之矣故載道之粗於其書書所以為道

之粗迹也桓公不能心得於至道徒讀聖人之粗迹宜乎輪扁之所以譏也然輪扁雖譏於桓公至于已之所輪而其術雖為得於心亦未為無失而已矣夫破百年之木而操之以為輪是使木失真性也安若不斷於輪乎二者均為有為之累故莊子言於此篇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共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八

宋 王 元 澤 傳 卷七

天運篇

夫無為者天之妙道也天道之止於無為則其道所以不為神惟能無為而為之然

後道妙而神矣此莊子因作天運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被拂是孰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夫日月雲雨風氣皆天之用也天有其用而不用以為用則其用所以不息也惟聖人法而用之以宥於天下故功所以不虧而道所以曲全幽遠無不照知而民心推戴而存真也故曰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

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
之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
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
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
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
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
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速也故
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
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至仁者未及於大仁正於不親而已矣故
曰至仁不親不親則親之視我豈有乎故
曰使親忘我易親之忘我則我止曰無心
於親矣豈為無心於天下乎故兼忘天下
難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耳我豈視之為有
而累心之亦可忘之而已矣故曰兼忘天
下易然天下雖為度外之一物而萬物待
我而瞻足矣故曰使天下兼忘我難此至

仁未為兼忘也惟大仁任其自然而付之
自為所以兼忘而已矣兼忘則入於真空
矣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
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
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
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
顯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夫萬物皆備於我而我能全之而不虧則
至貴至富至顯所以并之焉其道安有加
損矣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
至顯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
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
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
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綸經一清
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
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
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

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
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
滿谷在坑滿坑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
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
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
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
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
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急吾又奏
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
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
動於無方居無窮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
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
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
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
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
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
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五
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
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夫天下至妙之道當其渾也天人陰陽萬物纖悉無在焉及其散也天地設位陰陽殊氣物自為物無不由之矣是以黃帝得之而所以全天樂故莊子所以寓言黃帝之張咸池也夫咸池者道渾之喻也奏之

者道散之謂也道渾則所以有其體道散則所以有其用則所以有為而有為而羣生遂則其樂豈有其聲歟宜乎焱氏為之頌而言其聽之而不聞視之而不見也故視之而不見者言其無體也聽之而不聞者言其無聲也此明有為卒至於無為也夫無為則復命而反真故終曰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

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述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

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黎之食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斃齧捩裂盡去而後懷觀古今之異猶援狙

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

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

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

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

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
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莊子之作篇中言黃帝之張樂次言孔子
之西遊是皆有為之事也故孔子西遊而
師金以其道而比芻狗不及黃帝之事而
已故降一等而言之也然師金止知孔子
之道如無用之芻狗而不知無用乃有用
之妙也夫黃帝之事然為有為而是皆有
為之至也故有為之至則卒入於無為故
繼言孔子問道於老聃也夫道集於虛而
虛者足容於道也虛則一而行無不通也
故不虛則不集故曰內無主而不止不一
則不通故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於內者
必行於外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
為自外而受歟此聖人之所以固守也故
曰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夫行於
外者因集於內所謂由外而入也由外入
者豈為不虛而集歟此聖人之所以必行
也故曰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此
老聃言入道致用之終始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
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不寐
矣夫仁義階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
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
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鶴
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
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
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
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
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
乎陰陽乎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
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
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一
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
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
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
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
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

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
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
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
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
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
有夫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
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
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
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恃日月之明下
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階於厲蠱
之尾解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精者而猶
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然
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
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
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
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
子曰幸矣子之不過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
王之陳迹也豈有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

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鴉之

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

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

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墮苟得於道

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

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

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

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有為者必有迹故莊子至此而寓言老聃

謂孔子治人而以陳迹也然六經載道之

書書者為道之粗由粗可以至於精精則

無所為而已此所以終孔子不與化為人

之言也夫不與化為人者付之自化也付

之自化則無所為是以言之於篇終也故

曰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之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八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九

宋 王 元 澤 傳

刻意篇

夫虛靜寂寞之道廢則矯削僻異之行所
以興此世俗之忘於無為而滅天矣此莊

子因而作刻意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

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

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

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

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

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

江海之士遊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

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

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

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

德也

夫山谷平世之士疆國避世養形之人皆

為有我而已矣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

免於所惑是以各蔽於一曲也故樂於山

藪者往而不能返仕於朝廷者入而不能

出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耽於養形者

存而不能忘是非真性之然也是矯削其

意而使然也豈與聖人相同乎聖人則無

我而已矣夫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所惑

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故登假於至

道而乃入於寥天一豈為刻意而高歟豈

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錄豈為行仁義而脩

歟巍巍蕩蕩而在宥於天下豈為立功名

而治歟淵靜晦默而逍遙於自得之場豈

為處江湖而間歟氣素真全而形未嘗衰

豈為務導引而壽歟存而不存也無而不

無也莫知其終而至道自集皆無為之至

妙而惟聖人所以得之矣故曰不刻意而

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

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

極而眾美從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